



## 拉丽莎·帕克：绿色资本主义、农商企业、环境危机

来源：由费尔南达·阿尔坎塔拉 (Fernanda Alcântara) 采访，索朗热·恩格尔曼 (Solange Engelmann) (农村劳动者组织) 编辑，Capire 重新编辑，ROOTS 审校和中文翻译。

本世纪的环境危机与基于大型农村地产和单一商品作物的农商业模式直接相关。在巴西亚马逊和塞拉多这两个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掠夺性的集约化生产对农村地区造成了严重破坏。在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日益受到关注的时代，绿色经济、绿色资本和碳市场作为寻求环境友好和“可行”解决方案的“概念”应运而生。

农村劳动者组织 (MST) 网站采访了拉丽莎·帕克 (Larissa Packer)，探讨农商企业与环境之间的动态关系，包括农业组织中的新资本主义技术，以及经济金融化在对土地和环境动态中的影响。帕克拥有法学哲学硕士学位，是一名社会环境律师，同时也是拉丁美洲谷物小组的成员。



照片来源:赛尔玛·法里亚斯 (Selma Farias)

农村劳动者组织: 绿色经济似乎成为了当今“潮流”, 它能否为全球环境危机提供解决方案?

拉丽莎·帕克: 资本市场、农商企业和环境之间的这种关系背后是机构投资者在全球范围内为“寻租精英”(包括个人和企业) 管理数十亿美元, 谋取最大化的利润的趋势。我指的是贝莱德(BlackRock)、先锋(Vanguard)、道富(State Street)和全球顾问(Global Advisors), 这些机构管理着数万亿美元的资金, 有时其规模甚至超过美国或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当这些专业机构投资者面对资本市场波动、通货膨胀和利率下降时, 他们就将目光投向实物资产和有形商品, 如房地产、交通基础设施、港口、机场、贵金属如黄金、农田和其他自然资源。

资本市场上的机构投资者与这些实物、有形资产的结盟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危机相关, 这既是保护资金免受通货膨胀影响的策略, 也是让金钱的过度积累附着于实物基础上的方法。与传统的金融资产(如股票和政府债券)相比, 这种实物基础提供更安全的长期盈利保障。



这与过去15年中不断升温的黄金、土地和房地产的争夺热潮密切相关，自2008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以来，不仅催生了大量无实际支撑的金融资本，还最终引发了约三次重大事件。

这些重大事件是什么？

据《谷物》杂志记载，与2008年相比，2009年涉及土地的国际业务从400万公顷激增至4500万公顷。这就是文献中所说的“土地掠夺”，即对农田的竞逐，最终在2011年得到了世界银行的支持。

例如，2012年，多家机构投资者试图收购美国管理农田的企业，以将过度积累的资本投入到有限的土地市场。这导致土地价格飙升，威斯康星州一公顷土地的价格就高达67000美元。再比如，在2021年，这些所谓的实物资产（实际上就是房地产，包括商用地产和住宅地产）占全球所有流动资产的51%，即290万亿美元。

第二大市场是债务工具市场，其价值还不到这个数字（123万亿美元）的一半；第三大市场是黄金市场。在危机时期，黄金也是非常抢手的资产，因为在通货膨胀时期，黄金的安全性和保障性更高，防止货币贬值，黄金市场的规模也达到了12万亿美元。

此外，根据实物资产管理公司AGBI的数据，农村地产超过35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资产的约6%。在过去20年里，农田升值了300%。

这些投资于商业、住宅和农村地产的房地产基金总计超过320万亿美元，大约是2020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四倍。因此，在金融危机加剧的今天，金融投资者、农商企业和自然资源之间结成了联盟，旨在保护自己免受通货膨胀对货币的贬值，同时也在投资者和寻租精英之间寻求更大的利润和红利分配。

这种资本竞赛对各国的土地和共同财产有何影响？

这尤其影响到拥有农田和自然资源的国家。这种资本的过度积累正在向全球南方国家的其他区域转移，这些地区拥有丰富的土地和自然资源。许多机构投资者对这些资产估值过高，抬高了土地和农产品的价格，最终影响到粮食价格，以及对土地和共同财产（如水、生物多样性、原生植被、环境质量和完整性）的获取，这些资源是与生命尊严和健康相关的人权，既适用于人类，也适用于动物和地球。

在金融危机时期，这些金融投资者利用过度集中和短缺的环境，将原本的共同财产纳入私有产权法律框架，更有甚者，引入金融框架。他们不仅让这些共同财产向商品的法律框架靠拢，还使其近似于金融资产。他们将土地、水和自然资源等原本属于共同



财产的物品置于基金投资者的红利分配之下。这意味着，农商企业扩张规模越大，生产少量营养价值低的商品用于出口，毁林行为和土地及水资源的抢占现象越来越多，这些变为金融资产的实物资产的定价就会越高，资产管理公司和全球寻租精英的分红也会增加。这最终使得共同财产和人民的利益受制于世界上少数超级富豪家庭的牟利策略。

这就是所谓的绿色经济吗？

绿色经济更像是一个口号，旨在将仅限于少数寻租精英及其金融代理人的阶级利益合法化或大众化。因此，它将阶级利益卷入其中，并将其推广为似乎对每个人都有利的全球性、更广泛的利益。

霸权叙事声称希望建立绿色经济，让这些投资者帮助地球，帮助所有人为低环境影响的项目筹集资金。但这种说法恰恰是为了掩盖这样一个事实——这是一种为寻租者、资本家、金融投资者服务的经济，他们越来越希望在土地、商品和粮食价值不断上涨的基础上获得更多的利润。

结果是，土地所有权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大多数人则缺乏权利、住房和土地，导致这种多数人不可及的权利越来越成为这些资产价值构成的一部分，越来越与这些投资者的利益挂钩，让他们获得更高利润。

虽然他们可能会声称这些资源将被用于保护地球，但追求更大的利润是金融投资的内在动力。更高的利润率与低价买入、高价卖出土地的交易密切相关。

无独有偶，有许多报道称，包括养老基金在内的土地资产管理公司参与了在巴西马拉尼昂州、托坎廷斯州、皮奥伊州和巴伊亚州地区的交易，他们以极低价格购买土地，而这些土地之所以便宜，是因为其产权链被污染和欺诈（伪造公共和集体土地的土地产权）。几年后，这些土地从退化的牧场变成大豆单一种植地，用于生产出口导向型商品。这样一来，土地的价值大幅提高，当土地被出售时，利润就会在少数金融投资者之间分配。

这些土地价格的上涨或升值，迫使那些没钱的人卖掉他们的土地，导致土地集中，人口流离失所，小农户和传统民族及社区迁移，以及日益严重的毁林行为等。当你真正观察与所谓绿色经济相关的资本现象时，你看到的是褐色经济，这种经济对人类和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2008年**，在美国次贷危机后，过度积累的资本无处落脚，导致资本外逃并寻找新的市场和资产，使这数万亿美元更安全地落脚。大致出现了三种现象——一是土地掠夺，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南方国家掀起了一场土地争夺战；二是农产品金融投机，少数基金



集中持有大豆和玉米期货合约等，导致粮食价格飞涨；三是土地和环境价值的自主经济增值。

环境质量或完整性曾经是共同财产法律框架的一部分。这些共同财产不能被个人占有，也不能像其他商品一样进行交易，正因为它们是为当代人和子孙后代准备的。现在，随着私有财产框架内的经济增值，一些人可以对开始被他们称为环境服务或生态系统服务的资源颁发土地产权证。

您可否进一步阐述以上问题？

如今，这已成为环境法的一项原则，但实际上，环境商品的定价、合同授权和新商品的流通，建立了一个完整的贸易市场，这些环境商品现在被视为可以像其他商品一样进行交易的实物资产，尤其是在金融资产环境中。

在巴西，环境保护储备配额(CRA)是指处于任何再生阶段的一公顷原生植被，不限于原始或次生森林，可以是退化地区或正在恢复中的区域。CRA是一项通过通过植被生长实现碳截存的环境服务，促使该地区再生和生长。

凭借这些地区，可以在证券交易所和场外市场发行金融债券。同样，纳斯达克和加利福尼亚证券交易所也将水资源列为金融资产进行定价和交易，随后开始讨论水资源配额。

我们正在目睹曾属于所有人的共同财产被纳入私有财产框架，不仅如此，还成为了金融资产。这可能会助长毁林行为。将环境管理纳入供需逻辑和市场定价逻辑中，可能引发对环境极具危险性的投机行为。其逻辑是——加利福尼亚或潘塔纳尔(巴西湿地地区)的森林大火越猛烈，可用水资源越稀缺，证券交易所中的配额价值就越高。持有这些配额的人将获得更大的利润，并开始在二级市场上以更高的价值进行交易。同样，在矿业、农商企业、大豆、棉花和玉米单一作物大幅扩展的地区，环境保护储备配额中的森林或本地受保护植被面积就会越少，这些配额的价值就会越高。这与环境保护无关。我们谈论的是金融经济，与绿色环保毫不相关。

原文语言:葡萄牙语。本文由Capire翻译(英语、西班牙语)并转载,经ROOTS审校和翻译(中文):

<https://capiremov.org/entrevista/larissa-packer-capitalismo-verde-agronegocio-e-crise-ambiental/>